

# “的明文類人在我” 上線水分死生

293系書報時 ● 著國利李



“的明文類人在我”  
上線水分死生

293系書報時●著國利李



究必印翻 有所權版

時報書系 ㊸

# 我在人類文明的生死分水線上

著者 李利國

發行人 儲京之

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二號

電話 三〇六六八四二

郵政劃撥 一〇三八五四

印刷 文羣印刷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萬大路七一巷二四號

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八月十日

二版 中華民國七十年三月三十日

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三四號

定價新台幣五十五元

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調換

## 目 錄

- 烽火邊緣訪泰棉邊境難民營 ● 1  
一條多災多難的路 ● 11  
爲萬千生靈被塗炭作控訴 ● 31  
位於懸崖邊的日子 ● 51  
——一個年輕女難民的故事
- 從滔天的洪流裏掙扎上岸 ● 69  
黑暗裡走入曙光 ● 81  
明天是個晴朗的日子 ● 93  
——致華裔難民
- 遣返難民、重建高棉與越軍侵泰 ● 99  
在難民營裡看到的、聽到的和想到的 ● 109

## 烽火邊緣訪泰棉邊境難民營

沒有去泰棉邊境難民營以前，對高棉的災難以及華裔高棉人幾乎被滅種的遭遇，總是難窺全貌，縱然看到一些零星的資料，也彷彿隔了一層霧。

來到考依蘭、麥律和零零七這三個難民營後，雖然受時間及其他客觀條件的限制，無法採訪泰棉邊境全部十五個難民營，却並不影響對其作爲人間浩劫、種族慘劇此一事實的瞭解。

### 相同的命運、類似的悲劇

廿一歲的李忠，原住在高棉禾密，自從波布政權統治高棉後，全家十個人，皆受到迫害

與下放，因為饑餓、疾病、工作過度勞累，以致八人死亡。

廿六歲的伍書玲，原在金邊做女工，生活尚稱安定，在紅色高棉時期，全家被趕離金邊，至荒野開墾，每日工作時間超過十四小時，以致全家死去七個人。她的堂伯全家六口人，目前也僅倖存伍書萍、伍書興二人。

化名叫陳仇的一位廿二歲女孩，在逃難時和家人失散，被捉至高棉邊境的馬德望做工達兩年之久，不僅日日捱餓，所有隨身財物也被紅色高棉軍隊沒收，更幾次的遭他們輪姦，她一步一辛酸的逃至考依蘭難民營，恍如隔世的和家人重逢，但全家僅剩下一半人口。

四十歲的張月英，全家族四十人同被趕離金邊，輾轉逃到考依蘭，只有六個人活著。在高棉時，她的子女不過十歲，却必須日夜勞動，插秧、挑糞……，結果都累死了。她說，本來她早就準備死的，但讓那樣的暴政逼死，實在不甘心，就憑這股意志支持她活了下來。

這些並不是較為獨特的個案，比這些人的遭遇更為淒慘悲切的不勝枚舉，我在三個難民營中停留了五天，接觸不下數百人，幾乎每個人都是身世悲慘、家破人亡、妻離子散。據考依蘭難民營中的華聯會主席黃志雲表示，考依蘭營內一萬三千名華人沒有那一家不是充滿血

淚傷痕的，沒有任何一個人不是受盡迫害的，沒有一條生命不是僥倖檢回來的。

麥律難民營的負責人吳志雄說，麥律營內有近二千名華裔難民，他們每一個人的不幸遭遇都是緣於實行共產主義的波布政權所造成，他們每個人的身世都是一項見證，每一條生命都是顯影出共產主義為暴政的火炬。

陳光耀是距離高棉邊境僅有數百公尺的零零七營裏的一名村長，他一再的強調在零零七營六個區中大約有四、五千華裔難民，每一個人都絕不願意再回高棉，絕不願意再生活於共產國家裏，無論其是波布政權或是越南傀儡的橫山林政權。

美國ABC電視臺，曾深入高棉境內實地報導難民逃亡的情形，每位難民幾乎都是背着死亡在奔逃，饑餓、疾病、勞累、槍彈、盜匪及各種軍隊的索求，致使他們在逃難途中，如蝗蟲般的死去。從畫面上我們看見，無論是在道路上、在翠綠的原野間或在明媚的山水旁，到處都是屍骨，到處都有成堆的骷髏，而倖存的難民，每一條手臂、腿骨皆瘦若細柴、雙眼深陷、顴骨突出；嬰兒皆是頭大身小、肚皮膨脹，狀若畸形……。無數淒絕苦絕的慘痛經歷從被訪問人的口中述說出。

## 炎黃的後裔、慘痛的追憶

如果不是在難民營中親眼看見、親耳聽到，或許我亦會認為該報導有其誇張之處，或僅是事實的片面，可是面對衆多難民的無數噩夢般的遭遇、面對他們駭人聽聞的經歷、面對着他們在人性生死分水線上的命運，你我都不能不流下沉痛的淚，不能對其之不幸無動於衷，不能不對導致他們命運如許踐踏辛艱的原因作控訴。

在世界的任何一片土地上，都不會比在這一片土地上同時擁有更多苦難的了。這是進入泰棉邊境難民營採訪後，我的最終極感觸。

苦難也許遍存世界每一角落、遍存歷史的每一階段，也許人類社會只要一日尚未進達完美的境地，部份人類便仍需繼續受苦難的折磨。然而，誰能想像在人類文明日趨理性光耀、人類社會日趨講求公道正義之際，全人類歷史文明的趨向，却在這片土地上，爲一個政治權力的角逐者所徹底破壞；誰能想像，在一片土地上曾經生活着八百萬人，五年間却死去四百萬人；誰能想像，當波布政權在大量屠殺華人時，支持波布獲得政權，對波布最具影響力的



中共，竟不聞不問，甚至對華人的呼號求助，同樣不予理會，以致造成六十餘萬華人的被屠殺。

如果這些苦難是偶然的一場噩夢，請讓我們以全心力來照顧那些由噩夢中醒來的人；請不要漠視他們在噩夢中所受到的凶惡待遇，請帶領他們再度步入充滿人性與歡樂的社會；請做一項追問，為何這場噩夢綿綿不絕，仍在繼續着。

如果這些苦難是緣於人性的解體，請所有的人類詢問那個造成解體的原因，請國際基於公道與正義來定罪這些人性解體的惡魔，請不要用「不干涉內政」的名義遮蔽你們玩弄政治籌碼的企圖；請不要因一時的遲疑與私心，留下被歷史控訴的話柄。

## 一萬五千人、唯一的心願

如果這些苦難是緣於政治制度或政治主義的實踐，請讓我們認清那個政治制度與主義的本質，請讓我們大聲責難那個以人民為芻狗、以流血來鞏固自己權力撲滿的政治制度與主義；請所有的人類皆作深思熟慮，任由此種導致苦難的政治制度與主義蔓延，人類的明日將

是如何的一個面貌？

對生活在自由世界裏的人來說，泰棉邊境難民營中的四十餘萬難民，是一羣生活失據的孤兒，需要人類的同情與救濟。但對生活在難民營中的難民而言，他們自認是處於人類文明的生死分水線上，一邊已經看不見文明的踪影，嗅不到人性的氣息；另一邊則仍在作文明發展和人性的促進。對其中的華裔難民而言，這種感觸尤深。他們之中的大多數曾經被教育、被宣傳去信仰共產主義的理想，去憧憬共產社會的美好。然而，當他們的信仰實現，當他們的憧憬具體化後，他們懊悔已來不及。

很多難民都告訴我，他們學會一件事，就是不要相信任何美麗的口號和高貴的理想，他們只相信自己的親身體會。考依蘭和麥律兩個難民營的一萬五千名華人，在資料調查表上，填寫意願前往的國家，百分之百皆是自由民主國家，其中以美、法、英與臺灣居多數。從此來看，他們的親身體會到底是什麼，是不難明瞭的。

華聯會的糧食部長黃潮平，今年三十二歲，畢業於高棉馬德望的一所華僑高中，他的心路歷程是一項有血有淚的見證。

## 波布的兇殘、中共的冷漠

「當時在中共思想潮流的影響下，像我這種對共產主義充滿理想的小知識份子，可以說是遍地皆然。披著這個理想外衣的共產主義却被殘酷的事實給暴露出原始的面貌，我們終於瞭解到生命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項投機性工具，功能利用後，即不再有任何價值。」黃潮平回憶起，當波布大量屠殺華人，鼓吹仇華思想時，他們向中共大使館及他們的外交人員呼嘯求助，中共人員却冷冷的回答他們說：「你們是高棉人，屠殺你們與否是高棉的內政，我們不便予以干涉。」黃潮平說：「後來，我們又懇求中共大使館接濟大家一些糧食與衣服，以免過份的挨餓狼狽，他們却要大家多忍耐，什麼也不給。於是，大家才知道自己受了騙，被犧牲了。」圍坐在一起的其他難民表示，這是一個典型的、普遍的經驗，他們都有類似的遭遇。

目前，泰國政府得到聯合國的支持，正在發起重建高棉的計劃，在六月十八日已遣送五百名高棉人回高棉。考依蘭難民營中的華裔難民因而顯得十分憂慮，他們害怕被強迫遣回高

棉，他們紛紛表達心意說，「寧做自由狗，不作共產人」。他們指出，難民營中的生活條件雖然並不好，却比在高棉時的生活品質高十倍。「更重要的是，在這裏生命才是生命，因為有保障，因為有人性尊嚴的存在。」他們說。

這些已進入泰境的難民，遠較團結泰境外，在等待機會進入泰境，為數約七十萬的柬人幸運，他們暫時已和死亡絕緣。他們之中有許多原居住在高棉邊境，也有很多人住在距邊境極遠的地方，他們却都寧願用生命，用所有的財產來換取到泰境作難民的機會，這是因為他們已深深體會到，一線之隔的兩個地域，彷彿是兩個世界，一個是光明的、自由的、充滿希望的，一個是黑暗的、恐怖的、充滿死亡氣息，他們如同世上的其他人都喜歡光明，他們所以奮不顧身的原因亦在此。

考依蘭營中目前大約收容有難民十三萬，其中華裔有一萬三千人。考依蘭距離泰國邊境重鎮亞蘭約四十公里，開車只要五十分鐘即可到達。但除了極少數的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及聯合國派遣的服務人員外，這裏對一般人士而言，有如門深禁嚴的王國，難以進入。

進入考依蘭難民營，迎面是一條黃泥大道，兩旁是低矮的難民屋。營區大門旁有幾間較為高大的竹草寮棚，是各個國際性救難組織的辦公室，通過柬人區，來到營區的尾端，便是

華人區，從這裏可以清楚的看見兩公里外的考依蘭山，白雲藍天，一片悠悠。

## 無語的辛酸、受創的呼號

然而，誰知道他們心頭所有的，是一筐筐問天無語的辛酸，是一聲聲受創的哀怨，是一份份災難和煎熬烙出的傷痕。目前，他們的生活雖然較為安定，有一定份量的口糧及食物，但這裏並不是他們安全的堡壘，也並不是希望的所在。

零零七營距離泰棉邊境僅有數百公尺，全部六個區共有近九萬難民，是東境內反越及反橫山林政權游擊隊的後援基地，營中隨處可以見到荷著槍的軍人。這裏有許多泰國的邊境平民和難民混雜在一起，這些平民的生活困窮，雨季來臨後無所事事，只好到難民營裏做點小生意維生。同時，也有些難民在販賣聯合國贈予的食物或藥品，賺取泰幣或換取日用品。這些貿易行為使這所難民營顯得較為生氣勃勃。

在泰國邊境，可以看到一般民衆的運輸工具仍為牛車，事實上，在如此泥濘的路上，汽車常會出現進退維谷的情形，相對而言，牛車似乎是最適合的了。牛車遲疑，給人極為平和

安詳的感覺，誰知在這片土地上，有多少無辜的生命含悲消逝，有多少戰禍仍在潛存。

麥律是個正式的難民營，遷至這裏的難民是較幸運的，至少遣返的命運不會降臨他們身上。在這裏的華裔難民約有二千，他們對未來較能懷抱着希望，因為希望距離他們較近，在幾個月中已有七百餘人得到第三國的簽證。

自從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，波布黑衣政權解放高棉後，展開毫無人性的屠殺政策，使八百萬高棉人至少死去了四百萬，造成大批難民向泰境奔逃。他們每天和饑餓、痛苦、疾病搏鬥，然而在這條災難的路上，對於導致世界變成這樣子的政治因素，他們一無所知。為何波布嗜殺？為何仇華？都有待時間來說明。

目前所能確定的是，橫山林政權與越共皆並不能帶給高棉人幸福與希望，同樣的要受摒棄，在高棉內部問題不得解決前，難民必將日漸增多，同時導致更複雜的難民問題。

這不是泰國所發起的重建高棉運動所能防禁的。許多被遣返的難民，回到高棉後，由於戰亂無法耕作，糧食吃完後，還是要再進入泰境做難民的，日復日，同樣的悲劇在輪迴，為什麼呢？

## 一條多災多難的路

——泰棉邊境難民營採訪日記

從泰國邊境重鎮亞蘭去達披耶，不過七十餘公里，開車只要一個多鐘頭，大致也就看完了泰棉邊境的情形。

在這條狹長的地帶，到處是平曠綠野，是平靜安祥的鄉村風光，是拙笨的老牛在悠然吃草，很少看到泰國軍隊；到處是尋常可見的二層木樓，下層架空來擺置炊具，或供乘涼使用，看不見幾座軍營。一般說來，泰國沒有羣山萬壑的豪壯景觀，但到處都顯得純樸可愛。

## 藏在如畫景色背後的災難

考依蘭、零零七、零零九及二〇四等難民營，就藏在這幅畫面裏。遠遠的望過去，是一排排整齊有致的茅舍竹籬，和這片風光裏的每件擺設、每樣景象並無什麼不同。如不是置身其中，可能怎樣也不能使人聯想起難民營；可能怎樣說也不容易使人明白，住在這裏面的人，都會和比死亡更為可怖的災難打交道；可能怎樣描繪也不容易使人瞭解，他們正站在人類文明的生死分水線上，等待命運宣布他們未知的將來。

我是六月十五日中午到達亞蘭的。早上七時從曼谷出發，一路未停，差不多整整坐了五個鐘頭的車。這天是週日，泰軍檢查較為鬆弛，三百五十公里的旅途中間，竟然未曾被攔過車。「中泰支援難民服務團」的韓定國原先相當緊張，怕我們帶著大型、小型的攝影機與五、六架照相機，會引起泰軍檢查人員的疑心，增加困擾。到了亞蘭，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說：「不知道那位是貴人，竟然如此順利。」他是一個謹慎的人，同時他才真正是貴人，沒有他，我們的採訪工作根本不可能進行，甚至我們進不了難民區的大門。



這話怎麼說呢？必須先談談泰國對記者採訪難民營的態度，這是一項重要的背景資料。

首先要了解，泰國不歡迎記者採訪難民營。在我們抵達泰國前兩週，美國二名通訊社記者，因採訪難民營的報導對泰國頗有微詞而遭驅逐出境。泰國無意長期收留這些難民，所以勉強接受，是因國際大量的援助之故。然而，泰國亦知國際的援助不會永遠的、更形豐盈的來到，但難民數量極有可能日趨增加，只要會作承諾，這項負荷最後有可能由泰國獨自承擔。因此，泰國對難民的照顧是被動的、暫時的，全視國際援助的多寡而定，目前國際的援助至少已達臺幣一百五十億（三百億臺幣），但運用情形如何？是否全部用之於難民？這是一項使記者感興趣的問題，却也是泰國不願記者帶著懷疑色彩追根究底的問題。同時，大多數的記者在強調難民的痛苦時，往往有意無意的批評泰國對待難民的政策有失人道，益發造成泰國對採訪記者採取不歡迎的態度。

此外，在泰棉邊境共有十五個難民營，人數幾達四十萬，但每個營的管理情形、管理方法不同，每個營的氣氛與待遇不同，這是由於客觀條件的考慮，毫無歧視的意涵，但許多記者往往喜作比較，並作類似的聯想，增加泰國的無謂干擾，泰國在盡可能的情形下皆拒發採訪證。